

惠州文脉【风物】

【惠州名门世家】

【编者按】

作为惠州博罗县历史最悠久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书香门第，下街张氏家族在700多年里都是仕宦世家，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唐相张九龄，后涌现了张宋卿、张政熙、张萱等学者。明代时，张氏家族的足迹已经遍布博罗乃至整个岭南。

博罗下街张氏家族被称为“瓦屋”张氏家族，与其他张氏区别开来，也彰显了其显赫的社会地位。“瓦屋”张氏家族的鼎盛，离不开独特先进的家教家风，有别于“只见其父，不见其母”的传统观念，尤为重视母教。本期“惠州名门世家”让我们走近博罗“瓦屋”张氏家族，从张政熙、张萱、张萃父子三人的故事中可一窥其优良家风。

(李海婵)



伫立在惠州市博物馆内的张萱雕像

博罗瓦屋张氏家族：

严慈相济育英才

文黄煜堃 陈春群 图王小虎

家学教化 箕裘相继

坐落在博罗县城解放西路68号的张氏宗祠高耸的门面是昔日荣光的见证。久经风雨洗礼，大门被侵蚀得千疮百孔，从残垣中蔓延出来的一点绿，无声地诉说着张氏祠堂的故事。

张氏祠堂中，可见张萱的大名，此人是明清时期张氏的扛鼎人物，历官户部郎中、平越知府，曾参与编修国史，入侍经筵。其父张政熙与其弟张萃也均为举人出身。张氏父子三人以其功名成就、道德文章载入邑志，名列乡贤名宦祠。张萱将自己的家族命名为“瓦屋张氏”，一方面可以区别于当地的其他张氏支派，不攀附高门，以自强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张氏一族的不忘本。

张氏三杰的成就，使得瓦屋张氏成为明清惠州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。张氏家族的成功与他们独特的家风密不可分，有别于“只见其父，不见其母”的传统家教，在子女的培养上，是父母严慈相济、共同悉心育人。瓦屋张氏家风家训不仅成就了其明代惠州世家大族的历史地位，而且为中华传统家庭教育贡献了岭南智慧。

传统社会的家庭教育中，父亲是主角，所谓“三代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”。一如大多数岭南世家大族，博罗瓦屋张氏的成功得益于耕读传家。

张政熙，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举人，先后任将乐县教谕、嵯峨县令，政绩卓著，深受地方士绅、百姓的爱戴。张政熙年少丧父，家道中落，人生不幸使得少年张政熙很早明白，寒窗苦读才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出路。少年张政熙以书为伴，挑灯夜读是常态，即便生病也不废学。张政熙在辞官后，回到博罗将“课农教子”作为家训“悬于座右”。

由于张政熙的严格教导与榜样的作用，张萱、张萃于万历十年一同中举。兄弟二人高中举人后，仍然读书不辍。张政熙并没有放松对二人课业的督促，反而更加严格。每当二人背诵有误时，张政熙就惩罚二人长跪在庭前一整天，甚至有时还会施以鞭笞。张萱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，手不释卷，终身不改，老而弥笃，如其所说：“寒可无衣，饥可无食，病可无药，不可一日无书”。张萱继承父志，并发扬光大。他对于文化事业的贡献在于，筑西园藏书、著述，声名远播，不仅泽及子孙，而且嘉惠学

林。同样，张萃秉承父教，以学者型官员自矢，先后担任教谕、分校、学录等教职，均与教育、学术为职志。

由于张政熙、张萱、张萃父子的垂范，张氏子弟也继承了家族的一脉书香。张萱之子张元耿、张元耿等，都成功考取了功名。张元耿，曾任大埔教谕，受张萱影响，从小喜读史书，后来张萱的西园藏书就由张元耿所整理，将张萱的诗文命名为《西园存稿》。张萱长孙张堪从小“能读祖书”，曾两中乡试副榜，在张萱编纂《西园史稿》的时候，由张堪负责校对勘误。

贰 淳淳善诱 篝灯夜读

在耕读传家的传统社会，母教注重言传身教帮助子女明人伦、知孝悌、立人格，在父教缺席之时予以主动补位，及时就位。瓦屋张氏的三位杰出贤母（吕夫人、谢太安人、叶孺人），正是在父亲宦游在外或早逝的情况下，施以母教，成就了张氏的兴盛。

夜渐深，张家的房间里幽幽烛光，吕夫人正满脸怜爱地秉烛站在书桌旁，张家的孩子正在苦学不辍。母亲为孩子篝灯夜读，成了瓦屋张氏独有的景象，也是张家成功奥秘。张政熙、张萱、张萃父子三人，都凭借勤学苦读，取得了举人的功名，为耕读家风树立了榜样。由于他们常年在外宦游，对于后代的教育职责，更多地落到家中的母亲身上。

吕夫人为东圃公（张萱祖父）再娶之妻。瓦屋张氏，自宋朝以来，一直为当地的富庶家族。到了张萱的祖父东圃公时，家境逐渐衰落。东圃公乐善好施，为人仗义，可惜英年早逝。东圃公再娶吕夫人前，育有二子。东圃公去世后，继子独占家中余财，吕夫人只能与年仅三岁的张政熙相依为命。虽然生活困顿，但是，吕夫人意志坚强，教导张政熙立定脚跟做人，穷不失志。为了让张政熙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吕夫人不惜变卖自己的发簪耳环等首饰以供其就学。在无可变卖的情况下，吕夫人甚至做佣工以保证家庭的日常开销。吕夫人的悉心教导，为张政熙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谢太安人，为张政熙嫡

妻，浙江宁波同知谢仁之女。谢太安人虽出身官宦之家，但却没有官宦子女的骄纵，无论寒暑，她都昼夜不停地操持家务。谢太安人不仅勤俭持家，而且对公婆吕夫人恭敬有加。正因为如此，谢太安人的勤劳与孝顺赢得了吕夫人的喜爱与体恤，她在感激之余，仍坚守人媳、人母的职责，没有丝毫懈怠。张政熙要到千里之外的嵯峨县任职，谢太安人主动提出在家中照顾孩子。与吕夫人一样，她不仅督促孩子刻苦读书，还亲自为他们掌灯夜读。在谢太安人的悉心教导下，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。乡人都赞叹谢太安人教子有方、严谨持家。在谢太安人的操持下，家庭始终保持着温馨和谐的氛围，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。

叶孺人是张萃之妻，其父叶春及为著名的官员兼学者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解元，居官廉洁勤政，刚正不阿，学渊渊博，著作颇丰。张萃英年早逝，叶孺人将叶家的优良家风也带到了张家。叶孺人与谢太安人一同操持家务，井然有序。她强调勤俭持家、刻苦学习、修身养性的重要性，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下一代。她教导儿子牢记家族的荣誉，并自觉承担振兴家族的责任，时常以父祖的经历勉励孩子。可以说，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，叶孺人始终扮演着慈母和严师的双重角色，既给予关爱和呵护，又严格要求、督促子女不断进步。

文羊城晚报记者李海婵

文脉链接

数百年的名门望族 深埋“故纸堆”

张氏家族历史悠久，培育出了张宋卿、张萱等众多名人，可惜其辉煌历史却鲜为人知。如今，张氏宗祠破败严重，留存族谱史料极少，或将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。

自宋元以来，特别是到明清时期，东江地区惠州府曾出现过许多名门望族，古邑博罗可称得上是当地大族最为集中的地方，时人称“诗书甲于一郡”。“瓦屋”张氏家族人才辈出，在地方大族可谓首屈一指。

谈及张氏家族，不得不提惠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省元——张宋卿，是他揭开了“瓦屋”张氏家族辉煌历史的第一页。张宋卿（约1123-1166年），字恭父，又称恭甫。他天生警敏强记、过目不忘，“尝借书于人，一阅则成诵不亡”，“以文章为南粤倡”。张宋卿师从陈鹏飞，曾在罗浮山寒窗苦读10年，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以“春秋魁为天下第一”擢进士，历任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。

张宋卿被认为是开惠州人才之先，嘉靖《惠州府志》有称：“惠之人才至宋始著闻，盖自古成之起河源，张宋卿起博罗，遂为南粤倡。”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对张宋卿南来也有“五岭之英，冠于贤级”之赞。

明代时，张氏家族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张萱是典型人物，具有显赫的地位。张萱在历史、藏书、目录学、出版、书画、诗词、戏曲、训诂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成就，是明朝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学者。张萱现存著作《疑耀》被收录进《四库全书》，惠州仅有两人有此殊荣，其明代线装书整体刻本被国家图书馆永久典藏。而《西园闻见录》涵盖了明朝250余年的历史，是一座明代史料的宝库，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看重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如此深厚的家族历史文化，近年来却逐渐被人遗忘。近日，记者走访位于博罗县城的张氏宗祠，发现宗祠大门紧闭，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。远远望去，外立面尚好，从祠堂的外墙青砖和红砂岩基础仍依稀可见其年代久远。但内部已经千疮百孔，断壁残垣、野草疯长。据周边居民介绍，早些年族人还能在祠堂里祭祀，但由于担心坍塌的危险，近几年已不在此祭祀。记者从张氏后人处获悉，不仅家族的精神地标——张氏宗祠受损严重，族谱、文物等也消失殆尽，现仅剩数篇博罗张氏名人的墓志以及上世纪90年代宗祠归还的证明资料。

张氏宗祠旁悬挂着家训牌匾，颇为独特 陈泽祺 摄

张氏宗祠常年大门紧闭

叁 言传身教 品行高洁

张氏家族子弟人格的塑造，既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也离不开母亲的循循善诱。

东圃公早逝后，吕夫人自觉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，对张政熙的管教却没有丝毫的放松，以君子的要求对其进行培养。张政熙出仕后，牢记母教，廉洁自律，丝毫不取。

谢太安人也秉承着吕夫人的俭朴戒奢之教，她淡泊身外之物，日常生活非常节俭，衣取避寒，食取果腹，对于金银绸缎，更是一概摒弃。谢太安人率先垂范，力戒奢侈，同时也严格约束家中仆妇，儿媳中虽有来自官宦之家，也自觉习染、传承张氏俭朴之风。一次，张萱买了一匹细绢为谢太安人祝寿，然而谢太安人似乎不太高兴。最后张萱将细绢改为素布，谢太安人才露

喜色。她告诉儿子：“我不仅仅是希望你们惜财，而是希望你们惜福。你外祖父曾在两地为官三十年，廉洁奉公，名扬四方，我希望你们以他作为榜样。”正是谢太安人的悉心教导，张萱、张萃激昂扬声，成为廉能之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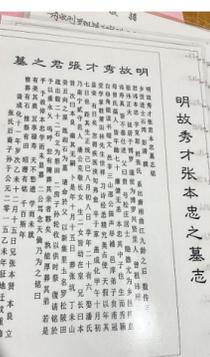
张萱家族的兴盛与传承，不仅得益于勤学苦读与廉洁奉公的父教，更得益于张氏家族女性的严格督学和以身作则的教诲。在以父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，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被忽视，但正是这些默默付出的女性，用她们的智慧和毅力，为子弟的成长，为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无论是吕夫人的严厉督学，还是谢太安人的以身作则以及叶孺人的循循善诱，都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。



张氏后人看到宗祠现状，十分可惜



张萱现存著作《疑耀》被收录进《四库全书》，惠州仅有两人有此殊荣 黄煜堃 供



张氏后人现仅剩数篇博罗张氏名人的墓志



张氏宗祠内部已经千疮百孔